

# 大榕樹下的我們

何志平

## 七日談

(香港篇)

近來髮小從彼岸回港，我們又一起去了油麻地天后廟前的榕樹頭。

那是我們童年嬉戲長大的地方。我們就在附近出生，在其隔壁的小學讀書。小小的泥巴地廣場中繁衍生長着十多棵古大榕樹，蒼勁茂密，蓬勃蔥蘢，濃蔭蔽日，是香港男女老少時常光顧的「聖地」。大家平素從古榕樹旁經過，總會情不自禁看上兩眼。它們就像幾個龍鍾老人，掛着一蓬蓬茂密的鬚鬚，用恍若蟠龍的根、裂岩般的皮，無聲記錄了這座城市的歷史與現在，見證着它的繁榮與發展。時光荏苒，光影交錯，一片土地，一座廟宇，幾株古樹，亦是一座城。它們是傳奇，是記憶，更是所有故事的開始。

從前，炎熱夏日幾乎沒有地方可遮蔭乘涼，南方大榕樹下便成了民眾聚集、遊戲、消暑之地。但凡某地區有幾棵大榕樹，人們都會稱之榕樹頭。所謂「榕易高大，廣人多植作風水，墟落間榕樹多者，地必興」，廣府文化和榕樹緊密相連。香港榕樹頭早年位於油麻地天后廟前的一塊空地，現處於眾坊街休憩公園內。而油麻地天后廟是香港的法定古蹟，於一八七六年遷往現址，至今一百四十九年歷史，意即這些榕樹至少也近一百五十歲了。一棵棵榕樹就像一頂頂撐開的綠絨巨傘，鋪天席地。以前晨早樹下兩旁早早擺起早食「大牌檔」，以及各類瓜果蔬菜小攤；入夜後會有江湖賣藝者在榕樹頭會集，占卜測字算命、粵曲歌曲演唱、說書講古、人像剪影等，極具特色，有「平民夜總會」之稱，是油麻地地標，也是香港文化的重要象徵。

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榕樹頭內常有五六個講古檔，講古一次時長大約一炷香，較受歡迎

的講古佬，聽眾可達五六十人。「搬攪仔、聽古仔」是舊時老一輩的標準動作，坐攪的聽眾必須付錢一兩分，後面站着圍聽的就不一定，當然還有小童爬上樹上。附近居民則傍着樹，置幾張竹椅，幾張小几，茶碗和茶壺，棋盤和棋子，笑聲和蟬聲，小販在叫賣，街坊在講價，是回憶裏的童年。白日裏，樹下總是有三三兩兩兩人閒話家常，抑或是打工仔歇腳喝水。到了放學時間，小朋友們來到樹下，追逐打鬧，有時躲着捉迷藏，有時候玩手拉着手把樹環抱起來的遊戲。只是後來下課後來的人越來越少，大家才忽然意識到，原來我們已經長大了。

這會兒微風輕吹，榕樹依舊，人面全非。幼時那些小夥伴，又在何方？那些站在樹下吹水（嘍嗚）、嬉耍的人們，可能很多就在這裏度過了童年、少年、青年，甚至於老年時代，有人在此扎根，也有人搬遷或外出打拚奮鬥，都總會找時間回到這片榕樹頭，走一走看一看摸一摸那參天的大榕樹，彷彿這就是他們的「根」。縱然城市換了新顏，卻帶不走那些記憶。在時代變遷的浪潮裏，很多東西會逐漸暗淡遺忘，可還有一些，即使不曾想起，卻永遠也不會忘記。

髮小說，他在國外每當想家，總喜歡仰望星空，期望透過星星與月亮帶走他的思念。如今不知為何，一走至榕樹下，就油然而生一股熟悉的心安感；再看到這榕樹盤根錯節、起伏不定，根與樹沒有根本的區別，倏然覺得這榕樹的根反倒更能代表漂泊遊子的生存狀態，讓人知道什麼叫鄉愁。

我淡然一笑，你看榕樹的根為何總是長得長長、細細的，纏着、繞着？因為它不僅要吸

收地下的水分，更要變成相思的紐帶，就能繫得很遠、很緊。人只有隨地扎根成長，枝繁葉茂，方可仰俯天地，再與故土進行溝通，才有心與心的聯絡、情與情的交融。不管是初來乍到的新人，或是扎根本地的土著，也會由於榕樹柱根相連、柱枝相托、落地生根、枝葉擴展、獨木成林而想念故鄉的山、故鄉的水、故鄉的人，喜歡故土，留戀蒼生。

望着前方的天后廟，我猶記得那時總有兩隻貓，整天懶洋洋地躺在竹椅上，任你人來人往，牠倆眼都不眨一下。賣菜嬭嬭知道我昨天吃過腐乳通菜，問母親今天要不要「好靚」的莴菜。又到了下午五點，我們一眾小孩奔往公眾四方街街口的士多店裏，每人用五分錢買些花生，排排坐着看黑白電視。

沒有堂皇的外表，沒有舒適的座椅，卻是小孩最愛蹣跚的夢幻樂園，與大人孜孜以求的心靈綠洲。我想這是因為人們對於榕樹頭懷有一種特殊的親切。親切，是一種人與人、物與事的緊密「聯繫」，由一件事物聯想到另一件事物，由一個人聯繫着另一個人，既可以是看得見摸得着、顯而易見的聯繫，也可以是看不見摸不着、不太明顯的心靈感應。榕樹頭的人、物、事，彼此之間皆有聯繫，匯聚了許多故事，成為了社區人的集體記憶。兒時玩伴，雖然好久不見，但十多年後重逢，依舊親切如初。

榕樹頭之所以至今仍令人念念不忘，便在於自然與城市生活的和諧共鳴，使得人們能夠



▲油麻地天后廟位於香港油麻地廟街近眾坊街（俗稱「榕樹頭」）。

真誠相處、放心交往。然而在快節奏、高壓力的現代社會，人與人之間的聯繫變得前所未有的流動性和脆弱性，社恐開始流行，虛擬空間成為生活放鬆的主要場景，社交生態發生了深刻變化。過往榕樹頭那充滿着鬆散但自由、隨意但舒適、淡泊但溫厚的感覺，以及一種不怎麼偉大卻最讓人緬懷不已，甚至是某些人終生追求的境地，就是一個很好的破解之道。放下手機，走進人群，建立社會聯結，真實的親切交往，才是人們對抗數字化間斷化的生存救贖，從而彼此依存，生生不息。

曾經，我被媒體問及如何衡量自身工作是否成功。我答道，只有當市民快樂、生活和諧之時，才會感覺是成功。社會繁榮富足固然好，但悠然的平安、溫馨的情懷，以及「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的境界，更是我一生的嚮往與追求。

一樹一世界，大榕樹，容人也容情。此刻眼前的大榕樹或許早已不是當年的主幹，但它依舊是那個老的靈魂！

## 逾五千作品參評 多元影視促文化巨鑒

# 吳鎮宇獲第二屆「金熊貓盛典」電視劇最佳男主角

昨晚第二屆金熊貓獎的壓軸大戲——金熊貓盛典在成都如期而至。電影、電視劇、紀錄片、動畫片四大單元及評委會特別獎共27項獎項一一揭曉。香港演員吳鎮宇憑藉在《邊水往事》中的出色表現，獲得電視劇單元最佳男主角；來自香港的朱芸編以電影《破·地獄》中的音樂創作獲電影單元最佳音樂獎。內地演員朱一龍憑藉作品《河邊的錯誤》獲得電影單元最佳男主角獎。



▲吳鎮宇憑《邊水往事》獲得「金熊貓盛典」電視劇單元最佳男主角。



▲電影單元評委合影。其中右二為香港電影評論學會董事文雋。大公報記者向芸攝

## 金熊貓獎獲獎名單(部分)

### 電影單元

- 最佳影片獎—《還有明天》
- 最佳導演獎—萬瑪才旦(《雪豹》)
- 最佳編劇獎—努里·比格·錫蘭、埃布魯·錫蘭、阿克·阿克蘇(《枯草》)
- 最佳男主角獎—朱一龍(《河邊的錯誤》)
- 最佳女主角獎—黛麗絲·韋恩伯格(《天空的另一面》)
- 最佳音樂獎—朱芸編(《破·地獄》)

### 電視劇單元

- 最佳男主角獎—吳鎮宇(《邊水往事》)
- 最佳女主角獎—唐嫣(《繁花》)
- 最佳劇集獎—《山花爛漫時》
- 最佳導演獎—詹姆斯·斯特朗(《貝茨先生新郵局》)
- 最佳編劇獎—袁子彈、丁涵、黃詩洋、李聖威(《山花爛漫時》)

### 動畫單元

- 最佳動畫片獎—《哪吒之魔童鬧海》
- 最佳動畫形象獎—《塔伊納和亞馬孫守護者》
- 最佳視覺效果獎—《長安三萬里》

### 紀錄片單元

- 最佳紀錄片獎—《新荒野》
- 最佳導演獎—高松(《故鄉幾萬里》)
- 最佳攝影獎—克勞斯·舒里希、馬克斯·凱斯伯格、延斯·克林格比爾、馬倫·胡德馬克(《野外父母—配對與誕辰》)
- 最佳剪輯獎—托馬斯·馬利(《二戰記憶》)

### 評委會特別獎

- 中國故事國際傳播獎—《您的聲音》
- 國際傳播特別貢獻獎—中國國際電視台CGTN

## 「AI不會取代人類進行影視創作」

「今天，我們站在一個技術爆炸的時代。數字特效、虛擬製片、人工智能正以前所未有的力量席捲而來。」在2025金熊貓國際文化論壇上，電影導演陳凱歌表示，技術只是工具，人文才是靈魂。「我個人認為，技術為我們插上想像的翅膀時，也需警惕技術過於耀眼的光芒是否會遮蔽了故事本質？」陳凱歌表示，技術並非創作的枷鎖，AI可以修復歷史影像、輔助生成場景，但它無法代替導演的判斷、匠心和發自靈魂深處的情感，「在這個信息爆炸的時代，影視創作更應該回歸本心，關注人的命運，探索生命的意義，追問存在的價值。真正的創新不是對技術的盲目崇拜，而是思索如何運用新的工具去講述故事，好的電影永遠是有溫暖的。」

## 「港片需繼續創新」

「從香港最近幾年的電影來看，不管是《九龍城寨之圍城》還是《破·地獄》和《捕風追影》，我覺得香港電影人還是應該不忘初心，同時繼續創新。」第一次來參加金熊貓獎的寰亞傳媒集團高級副總裁鄧劍鋒接受大公報記者採訪時坦言，電影是有週期的，儘管很多人說港片在某一個週期的市場表現不太穩定、不太好，但他認為香港電影仍處在上升階段。鄧劍鋒坦言，香港電影目前最大的問題就是傳承，會有「青黃不接」的擔憂。《九龍城寨之圍城》裏有老一批人帶出新一批人，除了演員外，幕後人員也是這樣，我覺得這個很重要。「他認為，香港電影最重要的就是要突破香港固有的小市場，尋求更大的市場和想像空間，這樣才能把整個香港電影工業帶動起來，實現香港電影的傳承。」



▲金熊貓盛典現場表演充滿科技感。大公報記者向芸攝

第二屆金熊貓獎設立電影、電視劇、紀錄片、動畫片四大單元，共徵集到來自全球126個國家和地區的5343部作品參評，其中海外作品佔比73.2%，充分彰顯了該獎項的國際影響力和多元包容性。

## 電影是文明的相互叩問

記者在現場看到，今年的金熊貓盛典首次用三面式沉浸舞台作為整體布局，以拔節向上的竹林元素打造出獨特的四川風格。晚上8時許，隨着韓紅唱響開場歌曲《錦繡》，金熊貓盛典正式拉開帷幕。由27位國內外影視文化領域的資深從業者和專家學者組成的第二屆金熊貓獎評審委員會集中亮相，值得一提的是，來自香港的監製、製片人文雋擔任了電影單元的評委。

第二屆金熊貓獎評審委員會主席、導演陳凱歌以「我們為什麼要拍電影」為題開啟致辭：「是為了留住一時一地的悲歡離合，還是為了展開一場更為廣闊的有關文明的對話？」拍了40年電影的陳凱歌表示，自己現在愈發地感覺到電影是文明的相互叩問，「它讓我們看清自己，也讓我們聽懂他人。金熊貓獎的設立正是出於這樣的信仰，沒有一種文化會在孤立中繁榮，文化只會在交流中才能大放異彩。金熊貓獎不設藩籬、不論地域，只以作品說話，因為我們相信藝術能夠跨越語言的障礙、穿透偏見的高牆，直抵人心的深處。」

## 用文藝作品和世界對話

金熊貓盛典上，最受關注的無疑是各個獎項的揭曉。在動畫片單元，以159億人民幣登頂全球動畫電影票房榜、排名全球影史票房榜第5位的《哪吒之魔童鬧

海》，毫無懸念地斬獲動畫片單元最佳動畫片獎。《哪吒之魔童鬧海》製片人劉文章領獎時難掩激動之情。他表示，非常開心能在家鄉獲此殊榮，感謝組委會的認可，也感謝四川省、成都市為動畫創作所提供的便利與充滿活力的創作環境，「讓更多年輕人能夠安心扎根於此創作」。他特別感謝廣大觀眾和各界的支持與包容，給了團隊前行的底氣和勇氣，「未來，我們將繼續一如既往地潛心創作新的作品，這是使命，也是初心。」香港演員吳鎮宇憑藉在《邊水往事》中的出色表現，獲得電視劇單元最佳男主角。未能到現場的吳鎮宇專門發來一段話表達感謝：「拍戲會讓你去到很多不同

的地方，遇見很多不同的人，這些特別的緣分我格外珍惜，而加上好的劇本，最後也得到認同，有這種完滿夫復何求？」演員唐嫣則以《繁花》中的汪小姐一角獲得電視劇單元最佳女主角獎，她認為這次獲獎是對汪小姐作為中國女性身上那份堅韌、勇敢和努力的肯定，感謝金熊貓讓全世界更多人看到新一代中國女性的內心力量。「站在金熊貓獎的舞台上，我首先感受到的就是成都這座城市的溫度。」獲得電影單元最佳男主角的朱一龍在領獎台上難掩激動，他提到，金熊貓獎就像一座對話世界的橋樑，它的包容性讓不同文化背景的作品與創作者都能被看見，「這份認可對我而言意義非凡。」